

尋夢赤子心



文 / 吳宛育 臺中慈濟醫院社會服務室社工師



很多童話故事的結尾，總是以「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」收場，
但是對一個受虐的孩子來說，那是一個渴望卻遙遠的夢……

小杰（化名）是一個罹患血友病（註）的少年，某一年的夏天，送進來醫院時，醫師發現小杰脾臟破裂，當時醫師詢問父親，父親說是小朋友頑皮撞到肚子。這對一個罹患血友病容易出血的孩子來說的確是有可能，緊急手術後總算脫離險境。住院時，醫護人員發現，父親常不在醫院，常僅留下小杰和

妹妹兩個人在醫院，這樣的狀況很不尋常，所以醫師就照會社工協助瞭解。

流離失所因家暴 小兄妹相偎依

初見到小杰時，一雙慧黠的眼神讓人印象深刻，沒多久我就和兩兄妹混熟了，他們開始爭先恐後地拿出他們珍藏的貼紙來獻寶。藉著這機會，我試著去

瞭解小杰他們生活的家庭背景：爸爸是臨時工，常喝酒，媽媽之前常被爸爸打，便離家出走，已經好一陣子沒有和小杰聯絡了，兩兄妹目前和爸爸住在爺爺附近的小屋子（但聽起來比較像是置物間），因為爺爺和爸爸的關係不太好，連帶也影響到爺爺和小杰兄妹的關係，所以小杰兩兄妹主要還是依靠爸爸。

聽到小杰爸爸常喝醉，且之前曾有家暴後，我開始有點擔心與懷疑小杰是否也有受虐過。經驗上，目睹家暴的小孩往往也有很高比例是受虐兒，但對於這樣單親又受虐的孩子，往往孩子和父母之間存在著更複雜的依附關係，所以在詢問是否有受虐的過程時得特別留意，一方面不要讓小朋友覺得出賣父母，另一方面也希望知道孩子在家中真實生活，以便評估是否有受虐或被疏忽的狀況。

小心翼翼地問他怎麼受傷，小杰臉上突然收起了笑容。繼續追問，他才透露出其實這個傷是父親喝醉時踢的，妹妹也在旁邊，兩人便開始描述，父親喝酒時他們是怎麼劫後餘生的……，小杰也露出以前被打的傷痕，爸爸比較不會打妹妹，多半是打小杰出氣。因為父親喝醉後常會不分青紅皂白地打，半夜也會把兩個小孩叫起來體罰，所以他們想到唯一可以保命的方式就是逃，睡車站、空屋……兩小孩只要有一個大紙箱就可以睡了，這在都市是很難想像的，但在鄉下，兩兄妹可以躲藏的地方很多，也

很少人注意到。甚至小杰國小輟學了快兩年，照說應該念小學六年級的年齡，卻還在念小學四年級。聽著他們很得意地跟我描述露宿戶外的過程，我的心卻是越聽越沈。

父親情緒不穩定 血友病童陷險境

就倫理的考量上，人身安全是最重要的，就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的規定，社工人員屬責任通報，亦即只要知道孩子有受虐事實，就必須要通報到各縣市的家庭暴力防治中心，強制性介入家庭做處遇，可是這樣介入處遇其實不是孩子能夠理解的範圍，所以也要花了點時間與孩子們討論這樣受虐狀況不是常態、後續可能的處理、以及自我保護的方法等，但更重要的是要傳達那份關心讓孩子們知道。

但另一方面，其實維繫家庭還是很重要的。即便爸爸可能是施虐者，但還是得與爸爸一起工作，而非把他推開，因為畢竟爸爸還是把他帶到醫院就醫，並沒有完全不管他。爸爸是一個低自尊的中年人，總是低著頭不太會去看別人的眼睛，不太去講自己目前所面臨到的困難，他面對壓力時的排遣方式就是喝酒，特別是現在和自己父親關係不太好的時候，他感到壓力很大，在自己都做不好的狀況下，很難還要去分心照顧孩子。

五年前被診斷為血友病後，這些年來，小杰因為家裡狀況不穩定，爸爸也沒有留意小杰的醫療需求，當然也就

沒有定期施打凝血因子與追蹤，而這樣會影響到小杰生長，甚至如果發生什麼意外的話，小杰可能會有大量失血的危險。雖然父親沒有辦法提供好的照顧，但是小杰已經十三歲了，應該可以照顧自己，所以我與主治醫師討論，希望能在住院期間教導小杰自我注射凝血因子，主治醫師也延長了小杰出院的時間，希望等到小杰準備好後再出院。小杰其實是一個很怕打針的孩子，所以學打針是另一件更痛苦的事情，每天下午護理人員教他打針的時候，我就在旁邊陪他，給他打氣，自然利誘威脅不會少。甚至為了要讓他感覺針扎入血管時的手感，也放著假手臂不用，護理人員與我都自告奮勇地捲起袖子讓他試扎針，為了要讓他感覺更真實。

親情難割捨 兄妹百里尋父

社會局與父親討論的結果，父親同意讓孩子先寄養一段時間，等工作穩定一點且沒喝那麼多酒時，再帶孩子回去，孩子們當時並沒有特別說什麼，也沒有太多的情緒。小杰其實已經不符合安置在寄養家庭的年齡，如果要安置的話要去教養院，而社會局為了要協助他們兩兄妹較易適應，也請家扶中心破例安置於寄養家庭，不拆開兩兄妹，而寄養在同一個寄養家庭中。

但是，就在準備出院前兩天的半夜，突然間接到護理人員電話說，兩個孩子都不見了，打電話給爸爸，爸爸說他也沒有看到，還說這兩個孩子常這樣 但



■ 對許多小朋友來說，臺中慈院社會服務室社工師吳宛育親切的關懷和笑容，就像一個鄰家姊姊，可以訴說各種心事。

如果孩子沒去找爸爸，那又會去哪呢？這下子，我們所有團隊都更焦慮了，兩個孩子好像失蹤一般，當下便打電話請附近的派出所及小杰居住地的警察協尋，但其實也知道如果這兩個孩子有心要躲的話，其實無從找起。

孩子不見的這段時間，社會局與我也並沒放棄地找孩子，一方面擔心兩兄妹生活怎麼過，這也只能自我安慰兩個小孩野外生活經驗豐富，但另一方面也擔心小杰沒藥沒辦法打針，但這一切只能等待……直到一個禮拜後的晚上，突然接到小杰的電話，那刻我真的很高興，問小杰在哪，他說他們那天晚上就回家了，爸爸在醫院外面等他們，開車帶他們回家，不過現在他沒有藥，最近好像

有點出血會痛，抓著這個機會，我鼓勵他再就醫。

也將這件事情回報社會局，隔天社會局就去帶小杰來醫院就醫，也再度與父親懇談寄養的事情，這一次父親同意了，兩兄妹被帶到家扶中心安置，果不其然，隔天晚上，兩兄妹又跑了，又緊急聯絡父親，但父親表示這一次他真的不知道。隔兩個禮拜以後，小杰又打電話給我，他說這次是他們自己溜的，從寄養家庭的後門溜，兩兄妹摸黑找到火車站以後，沿著鐵軌往南走了快一百公里才到家，這些天來晚上就睡在車站的角落，餓了就去偷東西吃。看來想要安置這兩個兄妹，其實並不是那麼容易。

回歸家庭學自立 社區織起防護網

與社會局討論這兩兄妹的狀況，如果孩子那麼不想安置，再安置他們會不會變成是又在訓練他們野外求生。所以，這一次不帶走孩子，改成讓孩子留在原生家庭裡。但想要讓孩子留在家裡，勢必要引進一些資源來改變家庭，不然，直接把孩子又放回家裡，一切就都枉然。社會局與學校老師、爺爺、雜貨店老闆建立聯絡網，如果還有發生打小孩狀況時，希望能夠與社會局聯絡，同時也協助家中辦理低收入戶生活補助，以減輕父親經濟壓力。而就醫的部分，醫院須再訓練孩子打針的能力，定期追蹤請爸爸帶孩子回醫院拿藥，如果沒有回診就馬上聯絡通知。其實在這段時間，大家是戰戰兢兢的，因為他逃家的狀況

就像是現代版的小泰山，各團隊也只能盡力提供一些方法來預防。雖然爸爸喝醉時還是沒有辦法控制，但也發現打小孩的次數減少、頻率沒那麼高，而小杰也越來越知道在爸爸喝醉時如何保護自己和妹妹……。

電話傳情引導 學會規劃人生

因為他們家沒有電話很難聯絡，還好小杰偶而會用公用電話打給我，或是趁爸爸不注意的時候用手機打給我，我再回撥，我也鼓勵他打，因為我也想要知道這一陣子他做了什麼事情。每次他打來劈頭就是問「宛育姊姊，你在幹嘛……」，這是時下年輕人的問候方法，而我那陣子也正在準備社工師執照考試，所以就會跟他說我在看書，一開始，他很訝異為什麼大人還要唸書，我跟他分享自己人生規劃，也想聽聽他對未來的想法，就像朋友一般天南地北地談，不過我更希望藉機能引發他想要復學的想法。

大概這樣再過了半年左右，有一天小杰突然跟我說他準備好要離開這個家，希望我安排他安置。因為這一陣子以來，我們已經沒有再討論安置的事情了，所以我很訝異他為什麼突然會這麼想。他告訴我因為爸爸這一陣子過去外縣市工作，他現在生活一直在變動，他有點不想要這樣了，而且妹妹也長大了，妹妹想要跟爸爸，他不用再帶著妹妹。所以隔幾天，社會局和我接小杰到安置機構，爺爺和姑姑給小杰買了新衣

服、新鞋子、新的CD……，也約定了多久會去看他，其實在這樣的家庭背景下，爺爺和姑姑雖然不捨，但還是帶著笑容鼓勵他接受社會局的安排。

風中小草增自信 成長路上尋幸福

將孩子安置後並不是就可以劃下句點了。因為小杰到了機構以後，還是有很多適應問題，適應結構化的團體生活、適應因為身體狀況很多事情不能做時同儕的壓力……小杰剛過去時，對機構安置的老師來說壓力很大，因為不知道要如何照顧一個血友病的孩子，護理人員也特別去教導老師們如何注射凝血因子，但其實我們還是希望小杰能夠自我注射，剛好我們那時候辦了血友病童自我注射的課程，藉機邀請他來當小老

師時，我看到他酷酷的臉上，嘴角也揚起一絲驕傲。真的，小杰自我注射已經越來越厲害了，甚至有時候他回診看到一些護理人員打針時，還會私底下說：「我比較厲害」。

真實人生的故事還繼續發展中，因為在達到童話故事所說「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」前，我想小杰還有很大一段路要走，榮幸自己有機會陪著小杰走過那一段生命的故事，疾風知勁草，我想或許這樣的家庭背景下，雖然痛但也鍛鍊著孩子，長出勇氣、毅力，去面對未來更多的挑戰吧，加油！

註：血友病是一種先天性血液凝固異常的出血疾病，原因是血液中缺乏某一種凝血因子。目前醫療技術無法治癒，必須終生輸注凝血因子治療。



■ 每個小朋友的心中都有夢想，大人的關懷，手足的陪伴，是孩子成長過程中最大的支柱。